

# 宽窄巷

宽窄切自便·都市慢生活

## 四川发现

封面

2018.6.21 星期四

爆料热线 028-96111

主编 杨莉 责编 仲伟 版式 方蕾 校对 廖焱伟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

### 造天书观天象 对「天」极度痴迷迷信

“按二球之大，须二人围之。天球有各政星宿及其部位，七政星官环列其上，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；又分二十八宿，以合图。而地球分五大部州，国名、省名、城名及名山、大川、历历可数；经纬、赤道、南北两极与黄道、赤道、南北两温道无不具备。至于日晷，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官与各度数，日月轨道如何而明，岁时因何而定，了如指掌。”完成后，“见者莫不称奇，献忠尤称美，视若异宝。饬令将天、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，以壮观瞻。又令厚赏司铎。”“献忠深赏二司铎之才能，尤加敬重。不独厚赏司铎，即司铎之个人亦均赏赐。”

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。他终于发现“老天”的权力构造了。那么，剩下的事情，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。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，已经是“天子”，那么天子的言论，就是“天言”，汇而成书，就是“天书”。张献忠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《天书》一册，“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，惟天子独知，因天子奉天之命，独能解释故也。此书多隐语，乃献忠伪作。”

《天书》的本质是预言之书，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。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指出，张献忠“初通文墨”，但他有意回避了《天书》的写作，“张献忠语录”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。

张献忠迷信甚深。在我看来，他热衷“天文”，主要是渴望在“天象”的指掌图里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、个人气数的预兆。他经常围绕铜球巡迴，忽然背手狂笑，忽然又陷入沉思。

自从拥有了天象仪与地球仪，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独立向天。某天，他似有所悟，发出圣旨：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、看到了箭、看到了刀、看到了矛。“自己奉上天之命，不特为中国之皇，且将为普世之帝。随令百官仰视天空，百官等一无所见。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明，故尔等未能见之，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。天显奇异，只令天子独见，以便将来代天行之。”

由此可见，张献忠这番话并非向天虚构，他极可能与太平天国晚期的洪秀全一样，陷入了对“天”的极度痴迷与迷信。

天象仪、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殿，宛如天外来客，凡人不可靠近。矛与盾一直围绕它们旋转，跳起了急促的狐步舞。某天，引起了一场“何以天圆地方”的形而上学的讨论。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这个终极问题。

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，并引多方证据：“地球非方形也。”

久走道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“地理”，就是草灰蛇线，羊肠小道。他非常诡异地回答：“地球浑圆之说，吾亦信之。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，中央为外，四方为外，故名中国，其坚稳可知。当有八百年之久矣。”这段话，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，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，但又要维护国粹。

# 为张献忠造天球仪的洋人



明清时期的红夷大炮原型。



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，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、地球仪。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。

1645年，张献忠给两位天主教神父利类思、安文思下令：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。二司铎接旨，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，另造日晷配合。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荣经县、瓦屋山历来产铜，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，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、佛像熔铸而成，这与大西国铸造“大顺通宝”和“西王赏功”近似。

经历8个多月的奋战，两个铜质仪器完工。

### 依葫芦画瓢 两位洋人造出红夷大炮

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，其次在于铸造大炮。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。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，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，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炮。所谓红夷大炮，乃是荷兰人发明，原名叫“荷兰雷”，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，故称为红夷大炮。

利类思说：“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、管壁厚，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，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。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形的炮耳，火炮以此轴为轴可以调整射角，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。没有准星和照门，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，精度很高，威力巨大，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。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，我虽多次见过，但未学过制造之法。安文思是葡萄牙人，精习算术物理，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。”

安文思承认：“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。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，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方法。”

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，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，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，绘出了图纸。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象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，按图施工，先铸炮管，再造炮弹，最后将炮身安装在炮车上。两个月内，红夷大炮铸造成功。

事有巧合。彭县（今彭州）传来急报：彭县民众造反，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（丹景山）、海窝子一带的山寨，抗税抗粮，抵抗大西军。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，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。炮车轮子大，加上车轴宽，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。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，与成都街面同宽，直达彭县。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，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，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，操作费时费力。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，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。因需要仰射，操作更为困难。最后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，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军事实验。但张献忠没有责怪洋人，他自有他的算盘。

铸造之外，张献忠得陇望蜀，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“箴言”翻译为西文，寄望在西方传播，以扬其聪慧。

张献忠说：“天造万物为人，而人受造非为天。”张献忠又说：“造天之神，即造地之神也。”张献忠还随口吟诵：“高山有青松，黄花生谷中。一日冰雹下，黄花不如松。”张献忠口述完毕，“清洋人语速寄欧洲，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。”注意，张献忠使用了“请”字。这就是说，笛卡尔死于1650年，弥尔顿尚在奋力写作史诗，如果真的是把张献忠的作品翻译为西文，他们就是第一批西方读者。



张献忠痴迷于制造问天利器——天象仪。

### 成都文庙失火 左丞相称四川文运已尽

热衷于天文研究与发表作品的大西皇帝，毕竟不是意气书生。突然之间，他虎目圆睁，怒不可遏，七窍生烟，人神皆不能当。簇新的宫殿开始摇晃。受到战事不利消息影响，皇帝愤怒指出：两个洋人均为奸细。

他们是谁的奸细？李自成的？还是清军的？抑或明军的呢？

张皇帝目光如炬：“借传教为名，暗行其私意，侦探中国底蕴，报知外国。”两个洋人双股战栗，叩头作揖，毫无效果。最后沉默了，只得听天由命。突然间，皇帝又和颜悦色，一派风和日丽，伸手扶他们起身。

他为什么屠杀四川人？张献忠对洋人是这样讲述的：“四川人民未知天命，为天所弃。因天崩生孔雀圣帝，早知川人弗从，故生孔雀于东省。而东省人民爱圣人、遵圣道，而川人反是。故天厌之，并屡降灾殃以罚之。今遣我

为天子，剿灭此民，以惩其违天罪之罪。又遣尔等司铎航海东来，到此四川传扬圣道，力挽人心，而人民亦弗之听。若辈之罪，擢发难数，故天震怒，遣我天子以罚之。”

某天，张献忠正在对科考学子大开杀戒之际，成都的文庙突然起火。张献忠疑虑，问左丞相汪兆麟：“孔圣人不是不愿意咱们杀这些读书人吗？”汪兆麟一跺九头翘之髻，“不！这是孔圣人告诉我们，四川的文运走到尽头了。”张献忠哦哦几声，抚掌大笑。

张献忠缴获有一面宝镜，名曰“千里镜”。他仰视天象，俯察四方，常用千里镜予以照射。大西国官员对此宝镜的威力深信不疑：“能闻此异事者乃有福之人，而未能闻者乃无福人也。”

张献忠对各类天书具有一种病态的痴迷，尤其是汤若望的著作，起早贪黑诵读不已。



## 何开四：书宽窄于辞赋之间

KUANZHAI



何开四老师。

“天地玄黄，远古洪荒。沧海毕，巴蜀立。风光甲于天下，人文鼎盛千古。”一篇荡气回肠的《巴蜀文化赋》，由四川当代著名辞赋家何开四写来，无疑展示着巴蜀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。书写辞赋多年，何开四与魏明伦、苍山牧云3人被《中华辞赋》杂志合称为“辞赋三大家”。但是在何开四本人看来，自己的人生之中，也历经了无数次的“宽窄”的变迁和挑战。人生的“宽”在哪里？到底什么又谓之“窄”？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意义，和人生思考，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。

### 哲学之宽窄：“纳须弥于芥子”

在何开四看来，宽窄类似数学中的空筐结构，有丰富的语义和广阔的诠释空间。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，宽窄是一个度和空间概念。“宽”大于“窄”，“窄”小于“宽”。但是哲学之中的宽窄，更多思考的是两者矛盾间的美感、对比和转化。“我们的思维层次稍微高一些的话，就会发现‘宽窄’其实是矛盾体，它同时也超越了形式逻辑上的范畴，它是一种辩证的哲学。所以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‘宽’，其实也是一种‘窄’。”就像佛家所言“纳须弥于芥子”，就富于哲学的思辨。“须弥”是印度神话中至高至大的山。山而纳于米粒大小的芥子之中，“于是，再广阔的‘宽’，都可以用‘窄’来表示；再微小的‘窄’，也会容纳出无限的‘宽’。”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大千世界就是这样扑朔迷离。

何开四还认为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讲宽窄最好的是老子。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”两千多年前，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曾写下这一段话。到了今天，这段话至今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深思和猜想，其本质上都是在讲一个“宽窄”的相对论问题。“这个句式，其实放在‘宽窄’之中，也是完全可行的。‘天下皆知宽之为宽，斯窄已。皆知窄之为窄，斯不窄已。’”何开四笑着，将这一极富哲理的话语娓娓道来。而且，在他看来，

“宽窄”还可以作一种更高的超越。《金刚经》有大量类似的句子：“所谓佛法者，即非法”；与之相应则是：“所谓宽窄者，即非宽窄”。这接近于钱锺书谈艺中所说的“冤亲词”，两个相反的语义构成，产生新值。我们常说的“痛快”就是一个例子。

总之宽窄深意满满，有待于发现。现在“宽窄”在四川语境中成为一个热词，报刊用，企业用，市井用，各取所需。我希望此词能像“雄起”一样成为四川的一个符号，并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。

### 人生之宽窄：“宽中有窄，窄中有宽”

宽窄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，其实放在人生之中，也同样适用。人的一生匆匆数十载，岁月沉浮中也会历经世事。而“宽”和“窄”就像是人生中一定会历经的阶段。然而什么是“宽”、什么是“窄”？更需自己来评定。

“人们都觉得，人生顺利时是‘宽’，不幸时是‘窄’。只是，宽和窄不是绝对的，有些时候窄处可能比宽处来的容量更大。人生起起伏伏，你自认为本来道路宽敞，但是遇到很多磨难之后，你会觉得人生路很狭窄了。但走过这处，人生就会变得更为宽阔。‘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’说的就是这个。宽中有窄，窄中有宽。人生本就是宽窄并行的。”

生于1945年，何开四今年已经73岁了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也无数次面

临着“宽窄”的转变。少年时期，他以川南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，正是处于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“宽”中。但是，不想，在北大学成之后，却只在家乡泸州市的某中学中担任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，满腔的雄心壮志无从实现。“那时我的人生很‘窄’，如果我一蹶不振的话，可能一辈子都那么过了。但是我趁那个时候读了很多书，读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等。我在史书中悟到一个哲理，那就是人生遇到‘窄’时，一定不要气馁，挫折之后，是更宽阔的人生道路。”

人生一定有宽有窄，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，也没有步履维艰的人生。从何开四的人生经历中也可看出，当人们遇到“窄”的时候，一定是“宽”的临界点。“你遇到麻烦的时候，其中一定蕴含着超越以前的东西。我们常说‘挑战与机遇并存’，麻烦里面蕴含着最大的机遇。如果一个人的辈子都是‘宽’，那是不存在的。只考虑到‘宽’，没有为‘窄’做好准备的人，一定拥有的是不真实的、失败的人生。”

不断从“宽”走向“窄”，再由“窄”迈向“宽”，这是人生需反复经历的过程。“人生还是要螺旋式的上升，当你遇到‘窄’时，其中蕴含的‘宽’一定比之前更上一个层次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从哲学上、人生上，‘宽窄’都给予我们很多的思考。”何开四笑着讲道。

华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